

佛頂骨事蹟

汪海波

釋迦牟尼佛荼毗後，阿難等弟子從灰燼中得到舍利八斛四鬥（《釋門正統》），另說一石六鬥（《毗奈耶雜事》）。從佛教典籍記載及流傳至今尚可瞻仰的舍利可知，佛陀荼毗後所得的舍利大致分為兩種：一種是未燒盡的遺骨殘片，如牙齒、指骨和頂骨等，另一種是《釋氏要覽》中記述的五色光瑩堅固和白色珠狀物。牙齒、頂骨和指骨較稀有，而後者，即所謂「舍利子」居多。

佛頂骨，梵文 *uṣṇīṣa*，音譯「烏率膩沙」。本指佛頂肉髻——佛陀之三十二相，「頂骨湧起自然成髻是也」。（《無上依經》）；佛涅槃後特指頂骨舍利，「頂骨堅實，窮劫不壞」（《大般若波羅密多經》卷五三一），是「八十隨形好」之七十八好。

佛典描述佛頂骨的形質：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五記「方圓四寸，黃白色，下有孔」；《續高僧傳》卷三記「周尺二寸，其相仰平，形如天蓋；《神州三寶感通錄》卷上記「高五寸、闊四寸許，黃紫色」等等。可見佛頂骨不止一片。

佛頂骨在天竺

記錄佛頂骨最早、最完整的資料源自東晉法顯《佛國記》和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。古天竺最著名的佛頂骨在那竭國醯羅城和迦畢試國。佛頂骨供養非止一處。

那竭國，梵文 *Nagarahara* 的音譯，《大唐西域記》譯作「那揭羅曷」。在今阿富汗之賈拉拉巴德（Jalalabad），位於喀布爾河南岸。醯羅城的本義是「佛頂骨城」（梵文 *śāṣṭha* 即「骨」），因有佛頂骨得名，它是那竭國的都城。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八：那竭國有醯羅城，中有重閣，藏佛頂骨及錫杖；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五：至那竭國，有佛頂骨，下有孔，受人手指，閃然似仰蜂窠。

歷史上到過醯羅城的中國求法高僧很多。晉代的法顯、南朝的宋雲和法勇、唐代的新羅僧人慧超等都曾來此瞻仰佛頂骨。據傳有很多國王曾經把這片佛頂骨搶走，但不久又自動回到了醯羅城。對於佛教徒來說，佛頂骨的地位至高無上。

《法顯傳·那竭國》記載了佛頂骨的供養儀式：

法顯獨進，向佛頂骨所。西行十六由延，至那竭國界醯羅城。城中有佛頂骨精舍，盡以金薄、七寶校飾。國王敬重頂骨，慮人抄奪，乃取國中豪姓八人，人持一印，印封守護。清晨，八人俱到，各視其印，然後開戶。開戶已，以香汁洗手，出佛頂骨，置精舍外高座上，以七寶圓椹椹下，琉璃鐘覆上，皆珠璣校飾。骨黃白色，方圓四寸，其上隆起。每日出後，精舍人則登高樓，擊大鼓，吹螺，敲銅鈸。王聞已，則詣精舍，以華香供養。供養已，次第頂戴而去。從東門入，西門出。王朝如是供養、禮拜，然後聽國政。居士、長者亦先供養，乃修家事。日日如是，初無懈怠。供養都訖，乃還頂骨於精舍。中有七寶解脫塔，或開或閉，高五尺許，以盛之。精舍門前，朝朝恒有賣華香人，凡欲供養者，種種買焉。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。精舍處方四十步，雖復天震地裂，此處不動。

法顯是從鍵陀衛國（亦作犍陀羅國，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一帶）看了著名的佛鉢後，獨自來到那竭國醯羅城，專程瞻禮佛影、佛齒和佛頂骨。這一珍貴資料翔

實再現了西元五世紀初天竺國王供養佛頂骨莊嚴神聖的場面。

此後二百多年，唐玄奘來到醯羅城。《大唐西域記·卷第二》記：

有重閣，畫棟丹楹。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，置如來頂骨。骨週一尺二寸，髮孔分明，其色黃白，盛以寶函，置窣堵波中。欲知善惡相者，香末和泥，以印頂骨，隨其福感，其文渙然。

《大慈恩寺玄奘法師傳》還詳細記述了玄奘在佛頂骨上「取印」之事：

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。城有重閣，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，如來頂骨在中。骨週一尺二寸，髮孔分明，其色黃白，盛以寶函。但欲知罪福相者，摩香末為泥，以帛練裹，隱於骨上，隨其所得，以定吉凶。法師即得菩提樹像，所將二沙彌，大者得佛像，小者得蓮華像。其守骨婆羅門歡喜，向法師彈指散花雲。師所得甚為稀有，是表有菩提之分。

佛頂骨「取印」故事較之法顯時代之崇聖似趨世俗化。玄奘還在迦畢試國（梵文Kapisa的音譯。位於古

天竺西北，今阿富汗之喀布爾谷地）看到一片佛頂骨。

《大唐西域記·卷一》：

迦畢試國（舊王及舊王妃伽藍）王城有一伽藍，亦名舊王。有如來頂骨一片，面廣寸餘，其色黃白，髮孔分明……每至六齋，王及大臣散花供養。

此骨在義淨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也有兩處記

載：

卷上〈玄明傳〉：

漸至迦畢試國，禮如來頂骨，香花具設，取其印文，觀來生善惡。

卷下〈道琳傳〉：

次往迦畢試國，禮烏率膩沙（佛頂骨也）。

之後一百餘年，唐天使車奉朝（後取法名法界、悟空）入竺。唐圓照《悟空入竺記》：

法界出迦濕密國（迦濕彌羅）入幹陀羅（犍陀羅）城……此寺復有釋迦如來頂骨舍利。

犍陀羅與迦畢試為鄰，佛頂初不在犍陀羅，法界所見或為迦畢試後來分出之一份。

佛頂骨在東土

佛頂骨初入東土約在唐代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二九：至大唐龍朔元年（西元六六一年）春初，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（佛頂骨），今在宮內供養。

西元六五七年，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。取道吐蕃、泥婆羅，到婆栗闍國。西元六六〇年十月一日啓程返回，走迦畢試道，並從迦畢試古王寺取佛頂骨一片，於西元六六一年春回到長安，把佛頂骨供養在宮內。此為唐天使取迦畢試國佛頂骨來東土的記錄。

唐道宣《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》記：

顯慶五年（西元六六〇年）春三月，下敕取（佛指骨）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。時周（周王李顯，高宗第七子）又獻佛頂骨至京師，人或見者，高五寸、闊四寸許，黃紫色……敕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……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疋，為舍利造金棺銀槨，數有九重雕鏤窮奇。

周獻頂骨事語焉不詳，似非王玄策所取者。大唐皇帝供養佛骨，較之天竺國王更顯大國奢華。皇家供養規格之高、崇事之重，可謂空前絕後！

此時獻佛頂骨者絡繹不絕。《法華傳記》卷第

五：唐高宗麟德元年（西元六六四年）正月，有西域僧獻三道佛頂骨。

韓國江原道北部幹鳳寺據說安置有佛頂骨。《三國遺事》卷三：貞觀十七年（西元六四三年）三月，慈藏等人自唐取得《大藏經》一部四百餘函，及佛舍利、佛頂骨、佛牙、袈裟等返回新羅。

唐室以佛骨為國禮，頗有外交意味。

以上唐代佛頂骨四事，前後不過二十年，可知佛頂骨信奉之一時之盛。此後有西夏國皇太后建承天寺瘞藏佛頂骨舍利事。

李元昊幼子諒祚（毅宗）繼位，太后沒藏氏好佛，為貯宋仁宗所賜《大藏經》和西天高僧所進的佛手、佛中指骨、佛頂骨舍利，於天佑垂聖元年（宋皇佑二年，西元一〇五〇年）為「幼登宸極」的小皇帝乞求「聖壽以無疆，俾宗祧而延永」，「建塔之晨，崇基壘於珙玦，峻級增乎瓊甌。金棺銀槨瘞其下，佛頂舍利闕其中。」以金棺銀槨裝「佛頂骨」舍利瘞藏佛塔地宮。又於福盛承道三年（一〇五五年）冬十月，「役兵民數萬，相興慶府西城西偏」，「大崇精舍，中立浮圖」，建「承天寺」。見《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碑》。

又，遼道宗大安八年（西元一〇九二年），河北涿州雲居寺釋迦佛舍利塔建成，供奉佛頂骨舍利。（楊衛東

《涿州雲居寺初考》，見《文物春秋》二〇〇七年第三期）

佛頂骨的發現

寧波鄞山阿育王寺珍藏有佛頂骨舍利。晉太康三年（西元二八二年）僧慧達在此山烏石巖結茅修持，「至誠感應，地湧舍利寶塔一座」。此寶塔相傳為「釋迦佛真身舍利塔」，是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塔之一。「塔高一尺四寸，寬七寸，塔剎為五重相輪，四面有雕刻，塔內空虛，內懸寶磬，中輟舍利，可從透雕小孔仰視『舍利珠』（佛頂骨）」。舍利殿懸宋高宗御書「佛頂光明之塔」匾額。

河南鄧州福勝寺塔始建於北宋天聖十年（西元一〇三二年），一九八八年修復時，發現塔下四·五米處地宮，出土金棺銀槨及佛骨、佛牙舍利等。金棺前面放「頂骨」一尊，後邊放「佛牙」一顆。

山西臨猗雙塔寺於一九九五年四月清理西塔地宮時，發現有《大宋河中府猗氏縣妙道寺創建安葬舍利塔地宮記》，石碑記述北宋熙寧二年（西元一〇六九年）瘞藏佛骨。地宮出土的石函中有「諸佛靈牙、頂骨、指骨等舍利」，數量極大。反映了宋代民間對佛骨的信仰。

最近，南京大報恩寺（宋長幹寺）地宮神秘金塔即將開啓，據出土的石碑記載藏有北宋大中祥符四年（西元一〇一一年）瘞藏的佛頂真骨；山東兗州興隆塔地宮新發現的石碑上也記載有北宋嘉佑八年（西元一〇六三年）瘞藏的佛頂骨。頂骨舍利佛日重光，再次顯示盛世神奇！

附：唐僧頂骨劫餘錄

佛頂骨舍利之外，又有高僧頂骨舍利存世。最著名的要數唐僧頂骨。

唐高宗麟德元年（西元六六四年），唐僧玄奘圓寂。高宗賜葬銅川玉華宮，三年後賜遷白鹿原，後又奉旨葬在樊川平原的興教寺。

廣明元年（西元八八〇年）黃巢入關，興教寺的三藏舍利塔被毀，唐僧頂骨暴露。一僧人發現後拾取頂骨，移至終南山紫閣寺，建塔供奉，刻碑記之。

《景德志》卷四十六：「宋端拱元年（西元九八八年），僧可政往終南山，得唐三藏大遍覺玄奘大法師頂骨，爲建塔歸瘞於（長幹）寺。」

明洪武十九年（西元一三八六年），唐僧頂骨被遷葬在天禧寺之南，建三藏塔供奉。明成祖永樂六年（西元一四〇八年）天禧寺毀於大火，成祖再建大報恩寺，並繼續供奉玄奘頂骨。

清朝末年，大報恩寺毀於太平天國內亂。一九四二年日軍在南京中華門外雨花臺旁建神社時，無意挖掘到地宮，從中找到密藏唐僧頂骨的錦盒，發現眾多佛像、法器及珠寶，石函兩側刻有唐僧頂骨遷徙的記載。日軍將唐僧頂骨打碎成多份掠至日本，經南京政府交涉，日方私留一份，其餘歸還中國。

唐僧頂骨初分爲六份：廣州、天津、北京、成都各得一份，南京二份。南京分得的二份分別供奉在玄武湖和保存在南京博物館。上世紀八〇年代初靈穀寺開放，將保存在南京博物館的頂骨移至靈穀寺供奉，頂骨置於真空玻璃器皿中，外罩佛教協會贈送的「佛牙塔」（此木塔原爲北京廣濟寺供奉佛牙所用）。

一九五五年，郭沫若率中國文化訪問團出訪印度，將天津的頂骨贈予印度，至今供奉在印度那爛陀寺；日本的頂骨後來分成三份。五十年代初，臺灣僧俗向日本爭取，其中一份送到臺灣日月潭玄奘寺供奉。日本留下的兩份分別供奉在奈良市的藥師寺和埼玉縣的慈恩院。

一九九九年，供奉在南京靈穀寺的頂骨又分出一份給臺灣，供奉在臺灣新建的玄奘大學。

北京的頂骨在「文革」中流失；廣州的頂骨也下落不明；成都的頂骨一九六六年後移送到成都文殊院，

至今無損。

唐僧頂骨舍利歷一三四〇餘年，幾經遷徙，劫波之餘，今世存九份：成都一份、南京二份、臺灣二份、

西安一份，以及日本二份、印度一份。（汪海波二〇〇八·八·六）

太虛大師法語

將自己的寶顯露出來

寶光寺是全國著名的叢林，太虛今天得來此瞻仰千年的古剎，是非常欣幸的！我先見寶光寺的碑文，才曉得寶光寺的建立。初因唐僖宗來川，見其地發光而異之，掘得寶函，啓之有舍利十三粒，因以造塔曰無垢，建寺曰寶光。從唐朝到現在，不知經過了多少的變化，而寶光寺的歷史一直相續至今，這是值得我們稱讚的！寶光寺既是從地發光獲舍利寶

會沒有了。所以、現在大眾既因同到寶光寺的原故，已經發露了自己的摩尼寶光，就應該認真著眼，莫輕易看過去！也要像唐僖宗見舍利放光一樣的去用心審察，大加注意，把他發掘打開，並且莊嚴塔寺常住世間，俾能施用在社會上利益群眾，成就菩薩的種種功德。

而得名，我們就應該從而研究到吾人各各心地中所藏自性清淨的摩尼寶，這原是吾人與一切有情個個皆具足的，不過因為自來沒有遇到勝緣，不會從心地上將所含的寶光發露出來罷了。現在各位同時到了這寶光寺來，當然是勝緣現前：各各於心地上將所藏自性清淨摩尼寶的光明發露出來了。雖然這從寶發露的光各有高下大小不同，但總是已經發現光的。

假如唐僖宗當時得見其地發光的時候，若是不注意他輕易看過去了，不加審察，不去開掘，就決不會有獲到寶函中舍利建塔造寺的事。那末、從唐朝繼續到現在的寶光寺，就

但是應怎樣的著手用功呢？頭一步、就是要尋究這光發生出來的根源地，就是要用研教理、參話頭等明心悟理的工夫，就同唐僖宗尋到發光的所在地一般。其次、就是修三增上學以伏斷妄惑，引發真智以證得自性淨摩尼性寶，就同掘地開函而睹舍利一般。再其次、依真性真智修集十波羅密等菩薩資糧，福慧圓滿，成無上覺，就同因舍利而建塔造寺一般。到了有塔有寺的時候，就能相續常住在世間，令世界眾生瞻仰，使世界眾生得益，亦是同我們明心見性而到了圓成一切功德的佛果時候，就能現身說法，救度眾生，盡未來際、無有窮盡一般。